

幽谷中的困境

梅丹理

䷮ 上兑 三 (泽) / 下坎 三 (水) #47 困

困的卦德很直接：人虽然体验到内心的坎陷，但与外界打交道，仍要设法做到和悦的付出，仍要结出属于这个阶段的果实。除了和悦与果实以外，兑还有‘口舌’的含义。（*1）卦辞里说：“有言不信”而《彖传》的解释是“...尚口乃穷”。光凭口舌很容易钻牛角尖。我们处于困境时，特别想跟别人沟通，但口舌是使我们落入困境的原因之一。因为一谈到困卦就很容易感到忧郁无奈，故笔者无法从整体来论述，只能逐条谈一些对爻辞的零碎联想。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岁不睹。”

好古怪的爻辞！屁股好象粘上了这根树桩，害得人只好呆坐在那里。这是怎么回事？屁股针对的是一棵被砍倒的树的年轮，而年轮代表什么？代表突然被截断的自然成长，挺立不拔者被狠狠地断送。但是屁股对此有感觉吗？毫无感觉。屁股只能感觉到硬座位坐久的疼痛，毫无办法欣赏或领略到年轮所代表的茁壮成长或悲惨的结局。（*2）但是人坐久了，闷，总会东想西想，想原来那坚挺的树干、宽阔的篷盖、数万片正等着采拮光明的叶子，会想起自己来到‘困’之前所看到的景色，想起就近的升卦 ䷭（*3）局面。原来是那棵树吧！人也会想起枝杈的复杂格式，一层一层地由粗到细，有一点像人们考虑问题的方式，由单一具体的事实到千万种细微灵活的可能性。也许还会想起自己那种不断往细里探讨光明的个人成长史，而这种成长史会留下特有的‘成竹’，会把独特的枝节书写在个人的心中。所以人很容易跟树起共鸣。而人心里的那种伸向光明的思维树形图，也许也会遭到砍伐，会被人趁其不妨地狠狠地从旁边砍一下。所以一个人来到‘困’的幽谷，坐在这棵树桩上，很容易联想到自己的遭遇。

这是一块绝地。古代的‘幽’字可以联想到监禁或窝藏。你来到这种鬼地方，似乎出于无奈，但也可能是自己的选择。你怎么看待一个‘幽’字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你在这个空谷里被幽闭起来，实在很难煎熬，但是换一个角度看，要‘幽’才能远离尘嚣；在幽静的环境里可以缓一口气，思考一些问题，安安静静地疗伤。但是你

会想别人。你在这个不为人知的小山阿里，显得很渺小；你是一条‘杳渺’的生命，而这个‘杳’字（读遥）正好跟‘幽’里的‘杳’字有差不多的意思。（杳也读遥。）‘杳’是因为太细微而找不到头、太远而看不清的丝线。你这条命正是一个幽静山阿里的‘杳’，但是琢磨一下这个‘幽’字，也许可以为你带来安慰，因为另一个山阿里也有一个‘杳’，正可以跟你遥相契合。“...岭上青岚陇头月，暂通魂梦出来无？”（唐·黄滔，〈寄怀南北故人〉）。

幽静的山谷里一定有小溪。小溪里的水从山谷流出，将为平地人带来福气。（这个溪流也许正是下一个卦井☱的水源！）这句爻辞讲得很暧昧，我们不知呆在幽谷的小溪边最后是忧是福？但是五百年后的老子对‘谷’的评价很高：“古神不死，是为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第6章）还有：“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第28章）正因为你处在这个幽谷里，你才有时间察觉到一些“绵绵若存”的东西、一些“已发未发之间”的念头（王阳明语）；只有这样才能寻求到俗约以外的新契机。这是佛教的《金刚经》说的“菩萨应如是生清静心...不应住色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要在深渊的边缘上寻求那些稚嫩而富有生机的创意幼苗，加以保护抚养，才能避免功利心的熏逼，才能保证自己的动机是纯正的。大的树砍倒了，这已经是没有办法的事，但树盖层缺了一大口，正好为森林地面的幼小植物提供了成长机会。老子说的“绵绵若存”，或许是练功养气时一种又细又柔的呼吸，也可能是一种玄秘状态的萌发。但是一个处于困境的人怎么可能有老子说的那种神秘体验呢？在爻辞的字面上并没有提到这种体验，但爻辞的意思要靠读者自己发挥。禅家有一句：“坐久即禅”。困不困无所谓，一个人在幽谷里能坐三年实在不简单：他能坐得住，至少可说明他是一块受困的料。一个人在幽谷里坐上三年，会有一些别人难以遇到的体验。

一个人受困，好像陷入沼泽地一样，不知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出头。但是本卦的兑泽☱也有喜悦的卦德。受困也不排除喜悦；任何能受得住困的人，心中偶尔会袭来一股莫名其妙的喜悦。这个幽谷里有潺潺的溪水，有树林的绿荫；尘世中的人甚至会把这里看成洞天府地。这里有鱼肚白的黎明，有日落时的斜晖和晚霞，有自身的呼吸与心跳：有无数种时间的尺度，让你一滴一滴地在心头上感受光阴的本质。一个受困的人陷到最深的时候，至少有一件快慰的事情：正因为你陷到这个地步，才能接触到元素性的坎水、接近生命洪流的本源。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来，利用享祀，征凶，无咎。

酒食有什么不好？很多人巴不得有机会喝酒吃饭。“困于酒食”说明这个场所牵涉到自己“哑巴吃黄连”的秘辛，这不是“酒食”本身的问题。你虽然混迹于花天酒地的应酬场面，但你还具有（三坎的）刚中之德，你还有骨气。“朱紱”是官长穿的一种做仪式的衣服。一般上进乐观的人，很高兴跟官长打交道，而你听到“当官的要来”，偏感到压抑。既然如此，必须设法解除心上的阴影。只好拿花果米酒，摆上供桌献给鬼神，“享人鬼，祀地祇”。我们周围有很多冤鬼要安抚，因为这个社会上有太多残暴的行为。（看上面领导层的第五爻，有“劓刖”两个字就知道）。也许做这样的小仪式，正好可以摆平郁闷的心情。

你到底是生命热情的人，有一颗感恩的心。兑泽有奉献和付出的意思；还有一个附带的意思是“巫”（见《说卦传》），而巫是主持仪式的角色：你可以暂时充当小巫，主持自己的生命仪式。现在不是大有作为的时候，因为你的路被堵绝。

六三：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

这是坎水的极端，又是上下卦的过度地带。像《系辞传》说的，第三爻往往是“多忧”的爻位。你又处在互卦离三的中心位置（*4），而离的卦德是明：正因为你看得太‘明’，所以什么都显得不对劲。石头本来可以用来垒墙，但石头也代表一种绝对的凝聚，一种不可逆转的事实，是受困者的心情写照（注意，这是阴爻）。蒺藜本来不是人可“据”的东西，但你没有选择，只能在荆棘地立足。尽管如此，在这种逆境中，有一部分的问题跟自己的眼光有关，比方说进了房子，如果配偶走掉了或者你对配偶视而不见，这个房子会让人觉得是天下第一凶宅。

九四：来徐徐，困于金车，吝，有终。

“困于金车”---我们现代人开的不是“金车”吗？写《周易》的古人难道是先知吗？看到这句，我们会以为古人已经预见现代人在交通堵塞时那种急躁而无奈的心情！笔者2005年秋在诗人伊沙的陪同下，在西安郊区兵马俑原址参观了陕西省博物馆新开的分馆，里面有关于西周时代贵族坟墓中的陪葬物展览。其中有一个了不起的考古学发现：周朝早期的贵族喜欢以“金车”当陪葬品。这个展览有好几辆2600+年以前做的金车，保存的特别好。那是一种非常逼真的铜模型车，有真车的12分之一到5分之一大，细节都是铜制的，包括车蓬、车身、轮子、车轭、甚至套绳和套环！可见古人希望他们的亲人死后能有一个不朽的交通工具。知道了这个时代背景，爻辞的意象变得更生动！这个爻所谈的困境有一种被悬浮在泡沫中的感觉，像死者在幽途上那种缓慢而被动的行进。其实古今中外的人在无聊的旅

途中，会有同样的感受。心情郁闷的人很容易用死者的眼光看活人的世界，但是只要你有地方可去，只要那是一个值得去的目的地，你会渐渐地脱离这种心境。

九五：劓刖，困于赤绂，乃徐有脱，利用祭祀。

古代的社会有残酷的肉刑，包括割去鼻子、砍断小腿。这里谈的不一定是真正的肉刑，因为可以“徐有脱”（慢慢地脱离）。这是一个比喻，是毁坏人的形象、使人没有立足之地的对待。因为社会上常常看到这样的受刑者，那些自我感觉不良的人，很容易拿这种残刑来自比。

这是君的爻位。这种情境下的人不一定是君主，但他至少是受困者中的卓越案例；他是一个受困受到家的家伙。君主不会受肉刑，但如果真的关心老百姓，他对百姓的疾苦会感同身受。《周易学说》有这样的注解：“小人之困在身...君子之困在道，故曰饮食、金车、赤绂，此皆小人以为荣者，皆君子以为困”（李士珍语）。正因为如此，君子不看重小躯体的甘苦。他善于放大自身的躯体形象，把全国的人民当作自己的庞大形体：如果人民受苦，他简直会觉得自己在受刑。

“困于赤绂”：又是那些当官的，这次也穿着做仪式用的红色衣服，而处在本爻的人，这次直接把官长或官制当作自己的困境。在笔者读的一本易学著作里（无书目可考，故不注书名），作者对这个爻里的红色做了一个猜想，认为周朝初年官长的红色衣服有威慑的意思，表示官长执行权力时不惜动用血腥的手段。如果我们谈的是中古时代的欧洲，有审判异端的宗教法庭，或许可以相信其衣服的颜色有威慑的意味。但对这个爻辞里红颜色的寓意，我们无法了解。我觉得最好留一些未知的东西吧。


反正，这个人的心情郁闷，而爻辞又建议他拿花果米酒摆上供桌。这次要祭天。按刘沅的说法，“二言享祀而五言祭者，惟君得祭天也”。王应麟说“唯乖于时乃于天通，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乃处困之道也”。（《周易学说》）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动悔，有悔，征吉。




“葛藟”是经不起攀爬的藤蔓；“臲臲”是承不住重量的落脚处。总之，到了这个极端处，等于站在摇摇晃晃的枝头上。“葛藟”又使我们想到太多的可能性，太多的线索，太复杂而细微的连接，没有一个单一可靠的立足点；我们的一举一动很容易导致种种的反悔。我们已经来到一颗树的末梢，像笔者在一首诗里写的这几句：“...我手中的罗盘告诉我/我们处在扶桑的高枝中/这棵世界之树/诺尔威人称之为

Yggdrasil/ 我周围的末梢在暴风摇晃/ 耳中有霹雳声，有劈柴声/ 手的颤抖/ 使我无法测出主干在哪里？/ 虽然栖生在这种不安的树枝上/ 我们还是要成长”。



我们曾经处在初爻，坐在大树被砍倒的遗迹上：那是一棵茁壮而有希望的树，一棵理想中的树。但我们现在所处的末梢地带，属于一棵在无可奈何中生长的树，一棵偷换的无奈之树。这里又是兑口，而兑常常跟“口舌”有关。作为一种语境，这里尽是恍惚不定，令你摸不着边的语言。




困永远是个人。要先从这里摔落（或滑脱）出来，要结束这里的危险摇曳，才能走向滋润同类的“井” (#48)。

注：

1. 兑有“口舌”的含义，大概从‘果实’的基本意思引申而出，因为人类能结出的（最有特色的）果实要用语言形式来表现，而不是树枝上沉甸甸的水果。兑  与良  有共同点，但兑有些像坤母的特性。兑是生命的果实；良是过程的结果。兑是养分或感情的付出（可养育或感动别人）；良是固定的形态或结构（可为后来者奠基）。兑是乾父与坤母生出来的幼女；良是乾父与坤母生出来的小子。兑是阴卦；良是阳卦。兑的阴爻在最上面，不能再升；良的阳爻在最上面，不能再升。有时良也有‘果’的意思，比方说在剥  卦上爻的“硕果不食”，但那是旧体制里被围起来的果实。

2. 这个意象使笔者想起观念艺术家谷文达在纽约联合国一个会议室里设的装置：围着会议室的长桌，每一把椅子的座版中开了一个小玻璃窗，玻璃窗中安装了一个电灯泡，人们一坐上去，灯泡会对着屁股发亮。在谷文达这个艺术装置里，灯泡对屁股的“启发”是无用的，因为屁股没有眼睛。在本卦初爻“臀困于株木”这个行为装置里，树桩的年轮对屁的“倾诉”是无用的，因为屁股自己也在受苦。）

3. 升卦 #46，上坤  (地) 下巽  (木)，表示前程乐观，有天时、人合、地利的成长。

4. 从困  的第二爻到第四爻是互卦离 ；从第三爻到第五爻是互卦巽 。巽的卦德是“入”，而三爻也提到入。这里的三爻刚好具有两个互卦的意味，但互卦带来的联想有时太繁杂，所以笔者很少用。